

繡像花月痕全傳

掃葉山
房發行

雙紅堂
小說
64(3)

K2984(3)



花月痕全書卷九

奉令承教

苦肉計

低頭不語

秋痕藏身

之地有此而已

虛含一筆

偏出驚太

歲歲

帶斂偷園

及紫滄小

岑劍鵝

諸人仍

側落病珠

眼目沈摯

回顧第十

買淚與上

丈買骨恰

恰相映成文

鉢中錚錚

收梅二十六

字即

討賊鏑太歲招災

話說十一月起。癡珠依了秋痕的話。十日一來。亦不久。牛氏就也明白癡珠意思了。這日。癡珠去後。牛氏便跑入秋心院。和秋痕大吵。秋痕道。他走了。教我怎樣。牛氏不待說完。便搶過來。右一巴掌。左一巴掌。秋痕只低頭不語。牛氏沒奈何。住了手。氣憤憤的出去。那狗頭雖撞出中門。牛氏屋裡。他還出入。便慢慢的獻勤討好。如今又乘閒想出一個妙計來。這且不表。却說。愉園日來。賈氏早走。荷生是上半日進營辦事。下半日到愉園。和采秋作伴。此時紫滄回家了。小岑劍秋俱係告假在籍。現在假期已滿。摒擋出山。癡珠日來足不出戶。著了門蟲。談虎兩編。雜錄。月杪鶴仙回任。癡珠送行回寓。是夜擁爐危坐。一會喚禿頭剪了燭花。向書案上。檢紙斷箋。題詩云。

情到能癡天或悔。愁如可懾地長埋。
徐陵鏡裏人何處。細檢盟心舊斷釵。
寫成鴛牒轉低徊。如此閒情撥不開。
儘說千金能買笑。我偏買得淚痕來。

次日折成方勝。著禿頭送去秋心院。癡珠睡了一覺。禿頭纔回。呈上雙魚的一個繡口袋。隨手搜開。內藏紅箋楷書兩首步韻的詩。癡珠瞧了。復念道。
再無古井波能起。只有寒山骨可埋。
鏡匣底今塵已滿。蓬飛誓不上金鉢。
天寒無語自徘徊。見說梅花落又開。
為語東風莫吹澈。留些餘豔待君來。

痕梅字○花回下兩起

慧眼
也是寶話
痛快
婆心○花
痕
適從何來
遽集於此

不是秋痕
有是非却
是太歲要
出現
受驟之根
○此驚愕
二字與第
十四回荷
生驚訝同
○人心不
死
是苟才口
吻
巧言如簧

萬之毒羊
之狼初心
何嘗有心
的是苟才
一笑真毒
真狠

憨書生受賸還玉佩
筋搖脈動筆筆精神
爺怎樣說四字中有千般意思
在秋痕聰明
秋痕亦自
蘊藉可喜

宗旨

去了。這裡同秀見這枝藤鑷已給癡珠看見。想道他們問出來就曉得是我偷他。我也再難見兩人。倒不如編個謊話教他們鬧一鬧罷。便含笑向苟才道。你道我這支鑷真是買來麼。這是他給了秋痕。秋痕新給了我。我在他跟前不便說出。苟才道。好呀。你就和秋痕有交情麼。同秀一笑。苟才接着道。你竟已結這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這也難得。心印聽着這些話。只微微的一笑。通不言語。那侍者背地便一一和禿頭說的。禿頭聽得這話。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將侍者的話告訴一遍。且釅。癡珠無非是講白疼了他。癡珠聽了半晌。纔說道。你不用多言。算我這回明白就是了。禿頭退出。癡珠便向裡間躺下。一時懵懂。全不想前前後後。竟然解下九龍佩。又向枕函中檢出秋痕的東西。立刻喚禿頭送還。秋痕也沒一句話說。可憐秋痕這兩日。正為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那裡曉得半天打下這個霹靂。當下禿頭將拜盒打開。一件件交代明白。氣得秋痕半足冰冷呆呆的瞧着東西。半晌纔問道。爺怎樣說。禿頭道。爺沒說什麼。只問姑娘將那一支風藤鑷給了什麼人。秋痕聰明。見禿頭說起風藤鑷。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賒氣轉平了。說道。你回去對你爺說。爺給我的東西。我一時也檢不清。我就沒良心。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這會兒就給了人。那風藤鑷一節故事。你爺將來自然明白我的東西。教你爺仍舊收下。對你爺說。我總是一條心。再沒兩條心。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徒自氣苦。這時候還早就請你爺來。我有話說。禿頭先前一臉怒氣。這會兒見秋痕說得娓娓可聽。就說道。我將這些帶回去。請爺來罷。只是那一支風藤鑷。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裡。我也氣不過。秋痕道。是他偷着走了。我為什麼給他禿頭道。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他偷了人家東西。還要說幾多閒話哩。

空空。奈心頭牢鎖不開。憑你舌本翻蓮歸根是個不乾淨癡珠道。浮生蕩泊吾道艱難不足為外人道也。心印道。這是世情。你不懂。佛便是千古第一個情種。你們儒教說個仁。又說個義。便有做不得情的時候。我們佛教無人不可用情。憑你什麼情天情海。無一不是我佛國版圖。只苦薩閒情却是拈花微笑再不為情字去苦惱。你怎不想想。癡珠正要回答。忽見侍者報道。苟老爺錢老爺來訪。說話時候。兩人已經轉進屏門。癡珠迴避不及。只得見禮。苟才與癡珠是一個初見。那錢同秀係癡珠舊相識。便拉着癡珠說長說短。後來心印讓坐。同秀就和癡珠一塊坐下。也是秋痕該有一場是非。同秀喝茶。無心中將皮袍袖一展。却露出一支風藤鑷。癡珠認是自己給秋痕的。怎的落在同秀手裡。心上便十分驚愕起來。說道。七哥。這支鑷借我一瞧。同秀陡然發覺。急得滿臉通紅。趕將手袖放下。遲疑半晌。硬着頭皮。卸下遞給癡珠。說道。這是一個人纔擎來賣的。癡珠接過手道。這就是我的。我在四川好費事尋出一對。你不信。看我這一枝。說着就從袖裡取下一枝。大家同看。半邊包的金色。兩頭雕的花樣。粗大徑圍。兩支一模一樣。苟才道。這樣粗大風藤。委實難得。這黑溜溜的顏色。總帶得有幾十年工夫。同秀道。你什麼時候丟了一支。癡珠道。這也難說。就是你的。我在南邊有把玉如意。竟與許太史家花樣大小。也是一樣。後來我發誓。朝山就送他作個對兒去了。苟才道。癡珠你給了什麼人。何不問這個人有買沒有。還是他給人偷出來買也不可知。癡珠勉強回答數語。帶上自己一支藤鑷。就先回西院去了。這裡同秀見這枝藤鑷已給癡珠看見。想道他們問出來。就曉得是我偷他。我也再難見兩人。倒不如編個謊話。教他們鬧一鬧罷。便含笑向苟才道。你道我這支鑷真是買來麼。這是他給了秋痕。秋痕新給了我。我在他跟前不便說出。苟才道。好呀。你就和秋痕有交情麼。同秀一笑。苟才接着道。你竟已結這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這也難得。心印聽着這些話。只微微的笑。通不言語。那侍者背地便一一和禿頭說的。禿頭聽得這話。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將侍者的話告訴一遍。且幫腔。癡珠無非是講白疼了他。癡珠聽了半晌。纔說道。你不用多言。算我這回明白就是了。禿頭退出。癡珠便向裡間躺下。一時懵懂。全不想前前後後。竟然解下九龍佩。又向枕函中檢出秋痕的東西。立刻喚禿頭送還。秋痕沒一句話說。可憐秋痕這兩日。正為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那裡曉得半天打下這個霹靂。當下禿頭將拜盒打開。一件件交代明白。氣得秋痕手足冰冷呆呆的瞧着東西。半晌纔問道。爺怎樣說禿頭道。爺沒說什麼。只問姑娘將那一支風藤鑷給了什麼人。秋痕聰明。見禿頭說起風藤鑷。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賒氣轉平了。說道。你回去對你爺說。爺給我的東西。我一時也檢不清。我就沒良心。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這會兒就給了人。那風藤鑷一節故事。你爺將來自然明白我的東西。教你爺仍舊收下。對你爺說。我總是一條心。再沒兩條心。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徒自氣苦。這時候還早就請你爺來。我有話說。禿頭先前一臉怒氣。這會兒秋痕說得娓娓可聽。就說道。我將這些帶回去。請爺來罷。只是那一支風藤鑷。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裡。我也氣不過。秋痕道。是他偷着走了。我為什麼給他禿頭道。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他偷了人家東西。還要說幾多閒話哩。

遂將日間的話告訴一遍看官。你道錢同秀是什麼時候來呢？原來初十那一夜，狗頭向牛氏保起錢同秀。說他怎樣有錢，怎樣好騙，又怎樣給碧桃母子訛詐。說得牛氏心花怒開，自悔以前輕易答應了癡珠，總恨那幾天的雨誤人。次日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探聽口氣，還想送些東西。不料失望而歸。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這十天以內，狗頭四處拉攏，無奈太原城裡將韋韓稱做海內二龍，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榆園秋心院再也没人敢於造次。所以癡珠來往牛氏一時也不敢拒絕。到了二十四日，狗頭出門，瞥見同秀衣冠楚楚，坐在車裡。就如拾着寶貝一般歡喜，忙跟同秀的車跑到一家門首，跟班投帖進出。狗頭就在車邊請安。恰好主人不在家。同秀回車，便叫停住，向狗頭問道：「你姑娘都好？」狗頭答應，即說道：「老爺怎的從七月初就不來了？」同秀道：「咳，不要說起我就是那一夜，接着蒲闕的信，鬧個鹽務命案。次日冒雨起身，如今纔能脫身。」狗頭道：「這裡到小的家甚近。老爺順路進去，喝一杯茶，好麼？」同秀做人見人家會巴結，再不肯拂他意思。便道：「也好。只是我聽得人說，你姑娘和我的朋友韋老爺好得狠。」狗頭笑道：「他是老爺同鄉小的，原不敢混說。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害我。媽上了他的當。如今老爺來了，便是我家造化。」同秀道：「往後再看。兩人說說，早到門首。狗頭打門，便一聲連聲嚷道：「錢老爺過來！」喜得牛氏李裁縫忙迎出來，又怕秋痕不答應。牛氏自己跟進來，瞧着秋痕，待不想同秀這回是他女人。和他同來，為着他娶妻。家裡好不吵鬧。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你道同秀這回還能設在外頭胡鬧麼？當下秋痕在牛氏跟前不能不招呼。到得牛氏去後，便低着頭，憑同秀怎樣問話，只是不答應。一會秋痕走入南屋。同

天下無雙，愛人巴結者，思之不啻巴結的人，偏逢箇人，如聞其身。如是狗頭插入此語，萬語在中，千言我不敢管。牛氏也有極力摹寫秋痕令人如遇諸卷，狗頭只此而已。只此而以人之地，亦同秀以秋痕為可惡，為惡人者，恩之無流為狗頭同秀。是晦氣也。牛氏也有萬語在中，千言我不敢管。狗頭答應，同秀一段。

遂將日間的話告訴一遍看官。你道錢同秀是什麼時候來呢？原來初十那一夜，狗頭向牛氏保起錢同秀。說他怎樣有錢，怎樣好騙，又怎樣給碧桃母子訛詐。說得牛氏心花怒開，自悔以前輕易答應了癡珠，總恨那幾天的雨誤人。次日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探聽口氣，還想送些東西。不料失望而歸。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這十天以內，狗頭四處拉攏，無奈太原城裡將韋韓稱做海內二龍，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榆園秋心院再沒人敢於造次。所以癡珠來往牛氏一時也不敢拒絕。到了二十四日，狗頭出門，瞥見同秀衣冠楚楚，坐在車裡。就如拾着寶貝一般歡喜，忙跟同秀的車跑到一家門首，跟班投帖進出。狗頭就在車邊請安。恰好主人不在家。同秀回車，便叫停住，向狗頭問道：「你姑娘都好？」狗頭答應，即說道：「老爺怎的從七月初就不來了？」同秀道：「咳，不要說起我就是那一夜，接着蒲闕的信，鬧個鹽務命案。次日冒雨起身，如今纔能脫身。」狗頭道：「這裡到小的家甚近。老爺順路進去，喝一杯茶，好麼？」同秀做人見人家會巴結，再不肯拂他意思。便道：「也好。只是我聽得人說，你姑娘和我的朋友韋老爺好得狠。」狗頭笑道：「他是老爺同鄉小的，原不敢混說。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害我。媽上了他的當。如今老爺來了，便是我家造化。」同秀道：「往後再看。兩人說說，早到門首。狗頭打門，便一聲連聲嚷道：「錢老爺過來！」喜得牛氏李裁縫忙迎出來，又怕秋痕不答應。牛氏自己跟進來，瞧着秋痕，待不想同秀這回是他女人。和他同來，為着他娶妻。家裡好不吵鬧。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你道同秀這回還能設在外頭胡鬧麼？當下秋痕在牛氏跟前不能不招呼。到得牛氏去後，便低着頭，憑同秀怎樣問話，只是不答應。一會秋痕走入南屋。同

秀一人坐在炕邊方椅，見枕邊黃澄澄的一支風藤鐲，想道：「秋痕這般可惡，我悄悄的帶上。你總要握一頓打。其實同秀當時作惡，把秋痕教訓幾句。秋痕打定了這風藤鐲是癡珠的，就丢了十個他媽也不管。秋痕如何會打？當下同秀走了。秋痕也送到月亮門。他媽雖十分不快，却不得不說。秋痕有錯，只十一月起，癡珠不來，好不容易盼得同秀來了。言語又十分支吾。次日辦點果品，教狗頭送去。纔曉得同秀這一回有人管了。家人們將狗頭送的果品一人嘗一個，却沒一個替他端上去。等至下午，同秀影兒都沒見。兩盒果品早給家人們白吃了。只得端回空盒。牛氏聽了，委實生氣，數說狗頭一頓。就懊悔不該冷落癡珠，要秋痕寫字去請。秋痕道：「這話難說。他見你們待他不好，叫你們自己打算。你如今要和他說話，你教人請他去，吾不敢管。牛氏聽了，自然又和秋痕淘氣，却不敢再打。挨到二十八一月，待要完了。又是偏年，牛氏沒法，靠晚跑到北屋，將好話和秋痕來說。秋痕只得答應。牛氏剛纔出去，禿頭就來了。這秋痕真與癡珠是個夙緣。別人家委曲他一點，不曉得要哭到怎樣。癡珠這樣丟他的臉，他還替癡珠體諒。是受人家的賸，且料定禿頭回去，癡珠必來吩咐廚房，預備點心。教小了頭向火爐添上炭，做下開水。教跛腳打疊屋裡，自己熱着一盒香篆。不一會，癡珠早來了。秋痕照常迎出來。癡珠雖然有氣，也不說什麼，仍是攜手坐下。說道：『我再不想今晚又來這屋。』秋痕一言不發，含笑向跛腳道：『你叫老爺跟人和車都回去。』癡珠道：『怎的？』正待往下說，牛氏進來，招呼道：『我早打發走了。』老爺這一個月，為什麼和我們淡起來？我多病，家裡的人都靠不住。一向委曲老爺，我通知道。癡珠見牛氏陡然恭順到詭異起來，就也說了幾句應酬話。秋痕倚在方桌，手撥香篆，只抿

快痛心語非

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
亦可以祀
上帝一曰對
不對再曰對
不過病珠
以後漏情
坐此數語
一旬一轉
一深一遠

着嘴笑。牛氏吩咐秋痕道。爺要酒要點心就叫。我都預備現成。秋痕答應。牛氏就去了。小了鬟遞上茶。跛脚端上臉水。向秋痕道。娘。擰。秋痕道。今天一家的人伺候他同祖宗一般。還要我擰。跛脚笑道。爺平日要娘擰。還是娘替爺擰罷。癡珠道。你擰着我自己洗。秋痕含笑。向癡珠道。擰一過給我拭手。癡珠道。你不替我擰。還使喚我。秋痕瞧癡珠一眼道。我不使喚你。却使誰。癡珠笑。將手上擰的遞給秋痕。秋痕拭完手。向跛脚道。你把爺茶碗端給我喝。跛脚道。爺還沒有喝哩。秋痕笑道。我不給他喝。你待怎麼樣呢。跛脚只得含笑端上。秋痕喝了兩口。方纔遞給癡珠。道。賞你喝罷。癡珠道。怎的你今天這般樂。秋痕眼眶一紅道。我挨了一個月苦。纔有這一天樂。你還不情願麼。說着。就拉着癡珠一塊坐下。將牛氏的話一一告訴。說道。但願往後不再起風波。我挨那老貨兩頓打。就打值了。癡珠道。你什麼時候又挨打一次。秋痕就將初十的事說一遍。癡珠道。你怎的不給我知道。秋痕道。給你知道。也是枉然。癡珠道。只因替我省兩個錢。你整整受一個月罪。跛脚在桌邊裝水烟。接口說道。爺不曉得娘前月還上吊來呢。秋痕瞅着跛脚一眼。跛脚道。也要給爺曉得娘的苦。就低聲將那一夜的事說給癡珠聽。癡珠聽了起來。向跛脚揖了一揖。慌得跛脚笑嘻嘻走開不迭。秋痕噙着淚。將癡珠拉開坐下。道。做什麼呢。癡珠慘然道。我竟不曉跛脚這回變了一個人。有此見識。果然你拚個死。不害我受累。只是我今天聽人說話。那般決裂。不特對不住你也。對不過跛脚。秋痕忍着淚說道。你怎樣凌辱我。我也不怨。是我家裡人坑害我。我怪不得你。更見你的真心待我。只你氣苦。這半天真個冤枉。癡珠道。這錢同秀怎的跑來。跛脚就將狗頭怎樣去請。怎樣和同秀來。同秀怎樣偷了鳳籞錫。通告知

癡珠。秋痕道。他們還送果品去。同秀沒有收。這纔絕望。回心轉意來求你了。癡珠笑道。同秀這一來。還算我們功臣。于是軟語纏綿。跛脚伺候。過消夜。先自睡了。兩人這一夜心滿意足。但見六曲屏邊。九枝燈下。枕衾乍展。衣扣半鬆。郎癡若雲。濃柔似水流。輝婀娜。接影萼峯。菱支不弱。於風波。菡萏自芭。於雨露。冬山如睡。玉鑑臨醒。街鼓鼓。夜光灑灑。刻鷺鷺翅成蝶。圖春渺。枯心歡銷愁。髓研丹擘石。冤魂願鎖于天牢。沁露蜜脾。華鬟忽游於忉利。此夜銷除百慮。有如點雪紅爐。從今暗數千春。願去閏年小月。且說禿頭次日見天陰欲雪。便早些帶車來接到了。李到門首。覺得一路朔風吹得打戰。因向酒鬼店裡喝杯酒。恰好禿太歲擎盤滷肝也來了。這兩人和禿頭近來都講相好。便倒酒的倒酒。切肉的切肉。呼兄呼弟。一塊喝酒。喝到高興。禿頭說起狗頭情狀可惡。禿太歲道。你老爺要他姑娘好怎的。不教姑娘出來喊冤。譬如再有甚風波。教姑娘儘管喊出街坊。你老爺是不便出頭替他說話。我們左隣右舍都幫得他去見官理。論呢。買良為娼。已經有罪。何況是拐來呢。禿頭道。說起姑娘也可憐。昨日我也怪他。後來他說得有理。是我老爺給人賤了。倒教我不過意起來。酒鬼道。什麼事呢。禿頭便將錢同秀偷鐸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禿太歲道是他麼。你帶我和他要去。我聽得留大老爺公館的人說他怕老婆。這回他老婆來了。管住他不給他走一步。你帶我去。你但說老爺問過李家說這支鐸是錢老爺帶來了。叫我帶李家的人來要。以後你做個好人。看我發作便了。我總要教他擎出簾鐸。還教那老婆和他鬧一場。禿頭哈哈大笑道。妙。着你手段。我喝過只杯酒就同你去酒鬼道。討得來也好替劉姑娘明明白白給錢。同秀臊臊。不言二人酒氣沖沖的去了。却說癡珠秋

令人螺腸百結，歸功同秀，得意之至。全書鋪敘韋馯情體三則，第十五回就痴珠說此，就秋痕說那，回更屬憤懣，或乃指為淫詞難矣。○是風情三回，則不可移。十四字活畫個態太，是高陽酒徒個公然充歲性情，是憲太手眼目。

的是酒鬼
口吻的是
酒鬼模樣

秋心

首句複述下二句補敍首句論繼下句敍述完旨喚醒世人不少補筆此亦不朽之盛事招災結穴○直引起四十一回四十二回

痕起來差不多八下鐘子癡珠便問禿頭來未外面人回道卓到了二爺沒有來癡珠道今天怎的竟不來了。不一會禿頭笑嘻嘻的徑跑入秋心院恰好癡珠秋痕都在南屋禿頭將籜鎖遞上道討回來了。秋痕了不得喜歡癡珠接過手說道你怎的去討禿頭說出慧太歲如何的打算如何上門吵鬧錢太太如何大嚷出來將錘子擲在地下就說道那太太好不利害罵得錢老爺啞口無言怕真要打哩癡珠微笑不語秋痕將錘帶上說道天理昭彰他要害我們鬧出一場故事不想他自己却鬧出一場笑話了因向癡珠道我一個多月通是打辯今天我却重要上廳台你待我梳完頭走罷癡珠就吩咐禿頭外面伺候禿頭退出自此禿頭逢人就說錢同秀怕老婆就把這六個字做個并州土語那同秀氣憤不過無法和癡珠秋痕作對也難和禿頭報仇却買個營兵借着買肉和慧太歲廝打一場送官究治要想借此將他出氣無奈鎖到衙門禿頭早知道了告訴癡珠立地叫武營釋放把那一名兵也革了糧癡珠又給了慧太歲三十吊錢再做生理後來慧太歲感恩報德捨命保護秋痕也是為此正是公子終歸

魏甘單識責狀

英雄淪市井，濤絕老西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為寫癡珠乎。作者曰：否。否為寫秋痕乎。作者亦曰：否。否然則為寫心印及錢苟。諸人與夫禿頭乎。作者亦曰：否。否。益為贛太歲而設也。贛太歲即管士寬為收束金書之人。故不能不為之傳。然贛太歲執業卑矣。其遽不能識癡珠者。當日之情事也。於是乎寫籜鐫。寫籜鐫不能不寫錢苟。寫錢苟不能不寫心印。夫然後因心印見錢苟。因錢苟見籜鐫。因籜鐫見太歲矣。嗟乎。淮陰市上受辱少年子胥江頭乞憐。漂女人生世上與其促促刺刺。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偕老卜居園游柳菴

柳巷發端折為寄園敘明來厯即為韋公祠
也叙明緣起

於冠蓋搢紳間。毋甯解衣沽酒。袒臂呼市儈與飲。一時急難。曩所謂文章道義之交。毫不可恃。吾將見惟此屠市沽兒。尚可奮袖特出。作不平之鳴也。吾知作者之感觸深矣。至文章之厯落洋洋灑灑。固其餘事。

英雄兒女
英名士文章
回顧第十
五回

料得着

臥雪梅花
寒香冷豔
○花痕月
眼目

各自適其樂
樂珠自此
自適於溫柔
滋味矣

沿壁蟲捫
類而類
顧上回

癡珠不
梅和
眼珠溺情
己為荷生
消滅顧影
梅二十九
種筆墨

料着
梅三十一
回鄭仲池
詩和梅花
眼目

花痕
此董是隴
頭梅益憶
春娥也逗
西冊消息
以下四章
自欲兼及
鄭仲池是
月痕
此章痴珠
同之
正照五
歸到原傷
此章總結

花痕
此董是隴
頭梅益憶
春娥也逗
西冊消息
以下四章
自欲兼及
鄭仲池是
月痕
此章痴珠
同之
正照五
歸到原傷
此章總結

甚事。荷生將經略感意告知。就笑道：「千金市駿。你的聲價竟高起數倍。」采秋歡喜轉笑道：「古人說一字值千金。我却值不上七兩。」荷生也笑道：「如今不能不讓你說句閑話。可憐我和癡珠整天寫了幾多字出來。却一錢摸不着。」采秋道：「你說起癡珠。我正要問你。這幾天見着他沒有？」荷生道：「他昨天纔到營裡。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虧得秋痕這番苦肉計。采秋道：「秋痕真也不負癡珠。荷生道：「你還不曉得癡珠幾乎負了秋痕？」采秋道：「怎的？」荷生遂把癡珠述的前一回事和采秋說。采秋道：「可見你們男人的心是狠的一翻了臉。就把前情一筆勾銷。我想起繡那錦囊時候。心還會痛。一面說一面眼眶就紅起來。荷生笑道：「舊事不要重提。今日腊八天氣陰寒。我又空。何不將癡珠秋痕招來一叙呢？」采秋道：「怕癡珠沒到秋心院。我就費事了。」荷生道：「一樣天氣。他好人不和秋痕送暖偷寒。說着就將紅豆饅勒接過。騎着烏駒。也在空地上試了一回。便跑出園來到了李家。下馬進去。悄無人聲。步入秋心院南屋。聽得秋痕低聲唱道：「花朝擁月夜。偎嘗盡溫柔滋味。」以後聲便低了。就聽不清楚。正要叫喚。又聽一句。是兩人合一副腸和胃。便悄悄的從落地罩的小縫照將進去。見癡珠倚在炕上。秋痕坐在一邊。笑吟吟的唱。因掀開棉簾。道：「說好樂呀！」兩人驚起。見是荷生。癡珠趕着讓坐。說道：「你今天却有空。跑到這裡來。荷生坐下。向秋痕道：「我特的把公事放下來聽崑曲。你唱下去。也不負我今天走這一遭。」秋痕紅着臉道：「整月不來。來了又鬼鬼祟祟的做個沿壁蟲。」荷生笑道：「難道崑曲聽得。別人就聽不得麼？」就向癡珠道：「我聽說你著部捫蟲錄。又著部談虎錄。到底真是說蟲說虎不成？」癡珠笑道：「前個月悶得狠。借此消遣。這會又丢了。」荷生從北窗玻璃裡。望着窗外梅花笑道：「這鄰好蟲。隨喝隨作。采秋同秋痕隨喝隨寫。荷生的詩是：

也不捫了。虎也不談了。就伴這一樹梅花過一冬罷。我偷了這半天空。你帶着秋痕到我榆園吃碗臘八粥。也是消寒小集。好不好呢？」癡珠道：「我和你先走。讓秋痕坐車。隨後來罷。於是四人在春鏡樓圍爐喝起酒來。談笑方酣。營中送來京信一大封。荷生拆開。一一檢看。都是循例賀年的簡札。隨拆隨看。隨看隨擋。末後一封。係鄭仲池寄讀的信。寄來八首梅花詩。是用張檢討的韻。荷生歡喜。招呼癡珠同看一遍。癡珠道：「此君的詩也算得都中一個好手。只弱得狠。」荷生道：「我們何不就次韻和他一和？」秋痕道：「一人次韻八首七律。豈不是件煩難的事？」荷生笑道：「煩難就不算。荷生癡珠了。」采秋道：「你兩人各和八首。我和秋痕妹妹替你分寫罷。於是荷生同癡珠隨喝隨作。采秋同秋痕隨喝隨寫。荷生的詩是：

本來仙骨抱烟霞。為詠羅浮與倍賒。破臘忽驚風信早。衝寒恰趁月輪斜。迢遙香海留春氣。寂寞空山閱歲華。驛騎不來鄉訊少。含情莫問故園花。一枝纔放暗香生。對汝雙瞳剪水清。偶有月來堪入畫。絕無人處亦多情。廣平作賦猶嫌豔。和靖能詩尚近名。試看茫茫銀海裡。啁啾翠羽學春聲。灞橋風雪步遲遲。別有詩心世未知。紙帳銅瓶時入夢。參塞塞曾訪舊江村。野店山橋載酒樽。絕是神仙來玉宇。從無消息到朱門。盤根久鍊詩為骨。寫影終嫌筆有痕。莫向東風羨桃李。冰霜一樣是天恩。孤山從古絕塵緣。瑤島瓊樓盡似年。照水祇應看瘦影。凌波還欲擬飛仙。偶描粉黛終疑俗。學染胭脂亦可憐。林下美人窗外月。幾人佳句借君傳。大江南北記游蹤。秦樹燕山路幾重。茅舍多情客獨醉。

中有明經畧在花痕一起便是痴珠口吻是痴珠神氣花痕

是痴珠間
歷是痴珠
情性是痴
珠際遇是痴
珠文章是痴

的詩是
瑤台有約又相逢。頻年飄泊愁戎馬。三徑荒涼憶菊松。回首綺窗春信好。頓令歸興一時濃。
花事匆匆歲又殘。一年容易指輕彈。紅蓮依幕慙才薄。白雪連篇屬和難。官閣光陰容嘯傲。玉堂風味本高寒。
長安二月春如錦。不許東皇一例看。銀雲滿逕玉交枝。大地陽和豈有私。傲骨祇應留鶴守。清名幾欲畏人知。
隴頭流水風前曲。雪後園林畫裡詩。記取調羹消息好。百花頭上正開時。

癡珠的詩是

暮景猶留幾斷霞。巡檐顧豈此生賒。鹿巖贈後風如昨。驢背歸來日未斜。不分山林終索
冥。非關春色自清華。枕屏夜夜瑤台夢。俯看紅塵五萬花。
偶從香雪證前生。四十年前住太清。地滿瓊瑤皆故步。心如鐵石總多情。空山有約留知己。傲骨無緣得盛名。一覺羅
浮騎蝶去。啁啾翠羽不成聲。
獨步羣芳轉似遲。珊瑚仙骨幾人知。馨香懷袖經年別。風
雪漫天耐爾思。鐵笛西風吹入破。瑤琴明月怨空枝。并州姑射仙山路。底事栽花總不宣。
訪遍山村又水村。枉攜醞釀酒盈樽。一天雪意濃於墨。幾樹香魂黯到門。漏盡書燈微
有影。夢回紙帳半無痕。春花也似秋花恨。冷蕊疏林盡怨恩。
鴻爪天涯話夙緣。江南消息斷年年。冬心耐守寒林况。春色先歸綠萼仙。顛倒有懷難索解。清癯顧影總相憐。一枝
自把靈犀證。柵柵神難筆底傳。
彩波紅雨渺無蹤。疊疊雲山隔幾重。每遇故人頻問訊。
可憐遲暮又相逢。寒更伴結槁搘鶴。傲骨形同偃蹇松。絕代孤芳遺世立。開時不見露華濃。
陽春獨自譜冬殘。三美何人古調彈。修到今生真不易。描來設色可知難。花緣有信

花痕月痕
眼目

自梅三十六回接至三十一珠動其聲回鬼梅之有秋回于七發則樹死脫聯四天梅于形此只二花梅秋梅心。四回端此下在痕梅四十六

分遲早。天總無心作暖寒。明月似波雲似水。詩心清絕此中看。東風借問故園枝。烏鳥無緣得遂私。萬里星霜人獨對。十年冰炭意同知。篆烟脈脈簾垂畫綺。關沈沈夜賦詩。亦有家山歸未得。紙窗燈火憶兒時。

做完。兩人互看。癡珠道。荷生的詩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荷生笑道。你不是這樣。秋痕。癡珠微笑。隨後酒闌。采秋印了一盒香篆。慢慢燒着。就和秋痕彈起月琴來。各人將那梅花詩拍入工尺。只按得一首。夜已深了。此時荷生將今早的事。告知癡珠。癡珠笑道。這却是意外的遭逢。以後須邀我逛一天寄園罷。就也散了。這夜天陰得黑魃魃的。秋痕為着采秋給他水仙花。和那塞外的五色石。要個盆供。剛走到北窗下。忽一陣風過。吹得竹葉簌簌有聲。燭光一閃。瞥見梅花樹下。有個宮妝女人。臉色青條條的。嚇得毛髮直豎。把盆一丟。粉碎了。沒命的跑入屋裡。癡珠聽得益碎。正奔去看。秋痕早到跟前。拉着癡珠。半晌說不出話。癡珠忙問怎的。秋痕定了神。纔說道。我真見鬼了。便將所見告訴癡珠。癡珠笑道。好端端的住屋。那裡有鬼。正說着。忽聽得窗外長嘆一聲。頓覺身上毛竅都開。秋痕道。你聽。癡珠強說道。疑心多生鬼。我却不聽見什麼。口裡這樣說。心裡也着實駭異。便說道。無鬼之論創自阮瞻。其實魂升魄降。是個常理。若有嘯於櫟。種種靈怪。吾不敢說是必無。却非常理。只是世間的人。隨便到一去處。就有那酒鬼色鬼賭錢鬼。鴉片鬼。捉挾鬼。肩摩踵接。這人之常理。人無常理。鬼更不循常理。陽間之鬼。是白晝現形。陰間之鬼。黑夜露影。只鬼就懂得道理。你們不怕白晝現形之鬼。轉怕黑夜露影之鬼。狀不狀。呢。秋痕道。好好。你又借鬼罵人了。癡珠笑道。好好中華的天下。被那白鬼烏鬼鬧翻了。自此

招耶
眼目
類序簡潔
同游柳巷
字殆為之

軒軒草堂

春鏡樓三

宇可以挪
移妙擎雲樓
著層井門仙館
二層

三層

小中喻大

花園

船式

觀藝

岸路

小蓬瀛

就園丁生
出文情
偪真
就騎馬生
出文情
柳如是冠
插雉尾與
錢牧齋騎
入國門見
五藩實錄
步行騎馬
就園丁生
出文情
偪真
就騎馬生
出文情
柳如是冠
插雉尾與
錢牧齋騎
入國門見
五藩實錄
步行

聽雨山館

小天台
就遠景近
景文情
竹塢

金票亭

梅寫側注
梅寫上下
梅三十三
就桑麻雞
大生出文
情

折便自一

士大夫不徵於人。卻徵於鬼。東南各道賊臨城下。也有做起四四九日醮場的。也有建了四十
 九日清醮的。這會通天下的人。皆是個冒失鬼。宣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臉。幾個小謬鬼。說得秋
 痕和跛脚通笑了。北窗下轉寂然無聲。癡珠復閑談一會。便收拾去睡。再說江家契券。即日投
 繳。眷屬於十六離家。荷生即于是日接到紫滄來書。說杜鵑齋要增一千金身價。荷生自然答
 應了。十七日辦完公事。便到渝園和采秋領着紅豆。同到柳巷。這裡早有索安翁慎伺候。引着
 兩人先瞧正屋。就是軒軒草堂。崇墉巍煥。局面堂皇。到了第三進。紅豆見那臨池一座小樓。曲
 折有趣。說道。這樓比我們的春鏡樓更覺幽雅。娘往後就住這一進罷。采秋道。這樓怎的沒有
 橫額。荷生道。你住了。我就寫春鏡樓三字。做個匾額掛起來。兩人就在樓上。小憩一會。翁慎端
 上點心。隨意用些。然後打小門上了擎雲樓。只見第一層是六面樣式。面面開窗。純用整塊玻
 璃。隔作六處。六處之中。又分出明暗來。大小方圓扁側。共有十二處額題。井門仙館。更上第二
 層。是四面樣式。面面空出迴廊。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欄干。裡邊八間。併作一間。純用錦屏隔
 斷。面面有門。瞧着園中亭台層疊。花木扶疎。池水縈迴。山巒繚繞。已自可觀。再轉扶梯。到了第
 三層。覺得比前兩層。畧小了些。却是堂堂正正。一座三間的廳屋。上面橫額篆書擎雲樓三字。
 地面愈高。眼界愈闊。荷生和采秋携手。憑闌一望。井州的山水闊遠。就如天然畫圖。都在目
 前。縱覽一回。就下來在井州仙館坐下。索安回道。翁如今從那裡逛去。好叫園丁預備。采秋道。
 順着路。我們騎馬走罷。荷生道。我們坐船。到了小蓬瀛。再騎馬不好麼。索安答應。翁慎便吩咐
 下來。不一會船擰來了。衆人下了船。步入門來。見兩傍邊列四盆花木。中間三層台階。是個堂。

方有一丈足開兩席。堂後一邊為室。一邊為徑。徑轉為廊。廊升為台。台上張慢。采秋笑道。這船
 式樣真是奇創。荷生道。浙江西湖。船式多得很呢。有名小團瓢的。有名搖碧齋的。有名四壁花
 的有名隨喜庵的。這式製喚做烟水浮家。于是談談講講。一路看園中景緻。有幾處是飛閣凌
 霄。雕甍暎地。有幾處是危巖突兀。老樹槎枒。那船慢慢的盪。約有半里多路。達過了一個石磯。
 出了小港。即是個大寬濶處。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荷生指道。那就是小蓬瀛。一會到了繫好
 了船只。見蒼松夾道。古柏成盤。一個榭靠山臨水。略似芙蓉洲水閣。上去坐下。索安遞上茶。兩
 人喝了。走上岸來。荷生騎匹小川馬。采秋就騎那匹烏駒。迤東而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小亭
 曲榭到了平路。茅舍竹籬。頗有雞犬桑麻之趣。那園丁家眷。和着兒女。都一族一族的。撐着眼
 瞎。采秋喚他過來。却不敢近前。荷生吩咐索安。一個孩子賞一百錢。索安答應。自去分給了。這
 人通是坐車。此時荷生也下了馬。說道。他們嬌嫩嫩的。見馬就怕起來。那裡會騎采秋道。這也
 可不是呢。兩人一邊說話。一邊度上石橋。回望着瓜疇芋區。不勝感慨。荷生就說道。癡珠的詩
 有倘得南山田二頃。此身原不問升沈之句。真先得我心。我往後要延他。將這幾處聯額。和你
 商量調換一調換。采秋笑道。你和他商量就是了。何必要拉扯到我呢。于是下了石橋。順着兩行
 竹徑轉出柳堤。又過了幾處神仙洞。翁慎打着小路。叫開聽雨山館後門。伺候兩人進去。轉過
 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着就是幾百株芭蕉。圍着三四間書屋。奈窮冬苦寒。却見綠天的。

回回梅
二顧三
十五第
五五七
六五四

議論風生
使痴珠宰
天下亦如
是圓不負
固矣
語有風趣
就從寄字
生波采秋
不輸琴操
痴珠更進
一解四十
六回以下
情事如目
聾聲之
溺情
寄圖無日
故詞繁不
殺而結
韋公祠也
瘞珠

立春
返起下回

好景兩人就不復坐望小天台而來。只見怪石嵯峨若飛若走。古藤如臂敗葉成堆。上了山徑盤旋到了山頂。有三丈多高。遠望寥雲樓近瞰竹塢梅窩。令人豁目爽心。看了好一會。早是夕陽西下。朱霞滿天。纔一步步的拾級而下。到一山凹。桂樹林立。有亭翼然便是金粟亭。靠山踞石。采秋想要到亭子一憩。荷生道：天不早了。下面東首就是梅窩。我們到那裡坐。也領畧些花香。遂步下山來。沿着東邊山徑到了一帶梧桐樹林。遠遠聞着梅花的香。只見一道清溪圍着一個院落。也有幾堆小山。盡是梅樹。尚在盛開。兩人隨便步入一座屋下。荷生道：園中佳處已盡於此。如今仍打軒軒草堂出去。上車罷。翁慎端上松花糕杏酪。兩人用些拭了臉。教索安折下幾枝梅。天已黑了。便出來上車。回到愉園。恰好癡珠正在門口下車。三人便一齊進內。先在船房坐下。說起詮園。癡珠道：我最愛是梅窩。那幾間屋子。因嘆口氣道：春鏡無雙。我說的偏不准呢。荷生采秋一笑。癡珠又嘆道：天下不少名園。單寒卓犖的人既不得容。膝之安膏梁貴介。又以此為呼盧博進之場。這園落在你兩人手裡。纔是園不負人。人也不負園哩。荷生道：以後我就請你住在梅窩。癡珠笑道：那纔叫做寄園。寄所寄。采秋道：人生如寄。就是甲第連雲亭台數里。也不過是寄此一身。癡珠道：這還是常局。儘有富貴偏人功名誤我。蜞蜞之寄。亦且為難。荷生笑道：卿所咄咄我亦云云。安在彼我易觀。不更相笑。采秋道：進去用飯。不要講畫語了。癡珠道：秋痕等我一塊吃晚飯。我不奉陪。說着便走。荷生也不強留。送到月亮門。自與采秋春鏡樓小飲。醉後題一詩云：

珠樓新與築崔嵬。面面文昌向日開。拂櫨露華隨徑曲，繞欄花氣待春迴。眉山豔入青鸞

鏡心字香齋寶鴨灰。慚愧粉郎絲兩鬢。恐難消受轉低細。正是明月前身。梅花少
影。聽雨峯雲。幻境真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采秋秋痕合傳。一從對面寫。一從旁面寫。其實采秋之正面。亦秋痕之反面文字也。文字從古無正寫法。何則。嫌其滯也。此回將寫韓杜之合。先作此一段滿心快意文字。將寫韋劉之離。先作月黑夜深梅花鬼影。一段文字。意者可直接下文矣。須知下文尚有采秋悔婚。梧仙聚處。一段波瀾。方知不是呆相。仍是虛步。後來作者。最宜規撫者也。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誕女弟子極觴

昨有秦中鴻便題一梅花畫冊寄與紅卿得念奴嬌一闋錄奉詞曇正譜
癡珠笑道既得寵又望蜀秋痕道荷生這會還念着紅卿也算難得便念道
迢遞羅浮有何人重問美人蕭索竹外一枝斜更好也似傾城衣薄疎影亭亭暗香脈脈
愁緒都無着銅瓶紙帳幾家繡戶朱箔卻憶月落參橫天寒守爾祇有孤山鶴畢竟罷

秋痕眼皮一紅不念了。癡珠接着念道。

七
回
竹
鳩

五十一回
薛荔仙館

驚心動魄
宗旨
眼目
伏四十六
向應詔策
勲之根
涉筆成趣
宗旨
領起下折
約了兩個
隨手退起
下回上折
敘掌珠

是飯禪張
敘寶書。并門十妓多從類敘却特詳掌珠寶書二
人一飯禪一入道後來皆死於正命濯淖濁穢故貴之也

秋痕道。荷生的詞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我每回讀着。就要墮淚。你何不和他一闋。癡珠道。我出了語生硬。萬分不及他。因此多時不敢作了。秋痕道。你題花神廟的台城路。和那七夕的百字令。就與他一樣好。一面說。一面就擎着柬帖詞箋。先自進去。癡珠正待轉身。只見小岑劍秋同來了。癡珠忙行迎入。秋痕也出來相陪。癡珠道。好久不見。怎的今天卻這般齊。小岑道。我兩人一早訪了荷生。便來找你。打算約着明天去看迎春。癡珠嘆道。文酒風流事過境遷。下月這時候。你們不都要走麼。到彼時我卻有兩篇文贈你。小岑道。這就難得。劍秋道。癡珠肯為我兩人做起文章。這真叫做榮行了。癡珠道。我是說我的話。小岑道。不要罵起來。劍秋笑道。他說他的話。就設了那裏做那人的序文。就罵那人道理。說得癡珠小岑都笑了。秋痕道。我二十二這一天。也要學着荷生做個團圓會。大家都到小岑道。自然都到。劍秋道。這一天你替你師母錢行呢。秋痕道。只要師母住得到三十。我三十晚上便替他錢。大家說說笑笑。就在秋心院用過早飯。癡珠偶然問起掌珠。劍秋道。你還不曉得麼。夏旒與他來往了半個多月。給不上二十吊錢。還偷了一對金環。兩隻鋼表。現在討個兩湖坐探差事。竟自走了。你想掌珠這會苦不苦呢。癡珠聽了。氣憤說道。有這下作的東西。小岑道。你那裏曉得外面的事。這幾天又有件笑話。你呌劍秋說給你聽。癡珠便呌劍秋說。劍秋笑道。你猜是那個。癡珠道。我曉得是那個。你說罷。劍秋道。你認得原士規麼。癡珠道。我久聞其名。劍秋道。士規參了官。沒處消遣。那花選上賈寶書做。人爽直。竟給他騙上了。前個月竟想出主意。借寶書家開起賭場來。四方八面。拉着人去賭。不想拉上一個冤家。是大衙門長隨。賭輸幾十吊錢。便偷着上頭一副金鐲。又來賭輸。第二日破

入道張本
那班長認得是韓師爺。十分周旋。荷生卻一眼只瞅着小的。忽記起來。說道。你不是天香院秋英麼。那班長接着道。他是從秦中纔來呢。荷生喜道。我正要問問秦中大家消息。便招呼癡珠。下車。秋香引入客廳坐下。秋香秋英都與癡珠請安。荷生為通姓名。秋香延入臥室。看官聽着。

此借賓定之法。主之法。浮雲一片。療珠自喻。生也在句裏。治葉倡紀過舊也。其實花也。在句裏。脩句荷生。也。在句裏。其十妓也。在女弟子。春鏡樓壽。點綴注意。延三字。不畧。秋後。自仲。梅四十。八園闈。下折綱。領係心緒二字。此梅四十一。一梅字。又領起下十五个。梅文三字。就祝華誕。波瀾。

秦中自去年逆田滋事之後。光景大不如前。天香院姬人都已星散。這秋英是天香院一個侍兒。靠着一老媽流轉到了并州。搭在秋香班裏堂下。癡珠急着問娟娘。荷生急着問紅卿。娟娘是他們班裏老前輩。秋英連名姓通不知道。紅卿是閉門卧病。幸他媽素有蓄積。尚可過日。荷生因向秋英嘆口氣道。我和紅卿到你天香院喝酒時候。你纔幾歲。秋英道。十一歲。荷生道。如今呢。秋香道。他如今十五歲了。荷生向癡珠道。忽忽之間。已是五年。回首舊遊。真如一夢。癡珠道。我。去後。你纔到秦中。我和娟娘一別。竟是八年。你和紅卿。算來相別也有四年了。說話間。秋香已端上點心。兩人用些。癡珠見秋香秋英俱婉麗可愛。因也約了明日的局。便上車同到渝園。是夜兩人集李義山詩聯得古風一首。采秋謄出念道。

風光冉冉東西陌。癡蒲青柳碧春一色。荷郵亭暫欲洒塵緣。癡謝郎衣袖初翻雪。荷海燕參差溝水流。癡繡檀迴枕玉雕鏤。荷舊山萬仞青霞外。癡同向春風各自愁。荷衣帶無情有寬窄。癡唱盡陽關無限疊。荷浮雲一片是吾身。癡冶葉倡條偏相識。荷鸞紋映月寒鋒。

又拍肩荷此情可待成追憶。癡錦瑟無端五十絃。荷

念畢笑道。竟是一篇好七古。癡珠見天已不早。就向秋心院去了。次日靠晚。秋痕邀了癡珠。同到渝園春鏡樓。早是絳燭高燒。紅氈匝地。采秋一身豔妝。紅豆香雪。也打扮得嬌嬌。秋痕點對蠟。向上磕三個頭。采秋趕着還禮。荷生早拉着癡珠。向水榭瞧梅花去。這夜四人喝酒行令。無庸贅述。次日荷生采秋。怕秋痕又來拜壽。轉一早領著紅豆。先到秋心院。此時癡珠纔起身下床。尚未洗漱。秋痕為着要先往渝園拜壽。起得早些。也還妝掠纔完。迎出笑道。這擋駕的法兒却也新鮮。便讓荷生西屋坐下。自和采秋红豆。進南屋去了。不一會。跛脚領着掌珠進來。接着秋香。秋英也來了。停一停。小岑劍秋同到說丹葦曼雲。受了風寒。癡珠道。事不能湊巧。秋痕今天還備有兩席呢。荷生道。就是通來。不過十一人。何必如此費事。當下秋痕早調遣着跛腳和小了鬟在南屋裡排下兩席。趁早酒。大家都不大喝。就散了。秋痕領掌珠等。替荷生祝起壽來。今日這一會。大家都有點心緒。所以頂鬧熱局。轉覺十分冷淡。也有在月亮門外。倚着梧桐樹。喝嘴私語的。也有借着調鶯哥。看梅花消遣的。到了三下鐘擺席。先前是兩席。荷生不依痴珠教。秋痕將兩席合擺。左邊荷生獨坐。右邊小岑劍秋。上首采秋居中。左掌珠。右秋香。下首痴珠居中。左秋英。右秋痕。紅豆小了鬟。輪流斟酒。上了四五樣菜。窗外微風。一陣陣送來梅花的香。痴珠見大家都沒話說。便要行令。小岑道。采秋的令繁難得狠。令人索盡枯腸。因向掌珠道。今日你說個飛觴。要雅俗共賞的纔好。掌珠沉吟半晌。說道。日本地風光。是個壽字。秋痕道。昨夜行的百壽圖。俗氣得狠。今日還講這個痴珠道。今日不說真的壽字。就不俗了。劍秋道。說個美人名。荷生道。美人名能有幾個。采秋道。壽陽公主。痴珠道。荷生道。還有沒有。小岑道。有。花選上有個楚玉壽。不是美人麼。說得衆人通笑了。劍秋因向掌珠道。玉壽我聽說死了。真不真。掌珠道。他前月就死了。秋痕道。今天有人家不准說這個字。你和寶憐妹妹說了。各罰一杯酒。劍秋道。看着我該罰。便喝了一杯。秋痕道。寶妹妹也喝罷。掌珠道。我是跟他說下。雪之致。

女弟子称
鴟正文
緊切立春
第二日稱
鴟

梅四十三
喜氣溢於
楮墨是稱
鴟發倡文
字。春情
蘊釀

著意纏綿
春光淡沱

春色深微

梅四十四
回顧二十
便折入梅
字勒住
七回過冬
便仍將春

劍秋道。是我累你。我替你喝。痴珠道。我的意思。說個壽字。州縣的名何如。大家想一想通依了。痴珠道。我起令。便喝了一杯酒。說道。福建建寧府壽寧縣玉桂喝酒。秋香喝了酒。想了半晌。飛出一個壽字。說道。荷生喝酒。陝西同州府永壽。荷生喝了酒。說道。山西太原府壽陽。數是劍秋。劍秋喝了酒。說道。四川資州仁壽。數是掌珠。掌珠喝了酒。也想一會。說道。秋痕姊姊喝酒。山東兗州府壽張。秋痕且不喝酒。將指頭算一算。把酒喝乾。說道。浙江嚴州府壽昌。該是采秋。采秋喝了酒。說道。直隸正定府靈壽。該是秋英。秋英喝酒。想一想。說道。江南鳳陽府壽州。小峯蓮輪了一遍。也沒有個重說的。我喝罷。喝了酒。說道。山東青州府壽光。還給荷生喝了壽酒。收令罷。荷生也是喜歡。紅豆換上熱酒。喝了時已黃昏。室中點上兩對紗燈。秋痕上了大菜。出位敬荷生三杯酒。就要來敬采秋。采秋再三央合。秋痕只得來敬。小峯劍秋。二人各飲一杯。逐位招呼下來。秋香秋英便送上歌扇。劍秋道。今天立春第二日。教他們只揀春字多的。每人唱一支。我們喝酒。他們有幾多春字。我們喝幾多酒。不好麼。荷生道好極。回頭瞧着紅豆道。你數罷。此時家冷家班長都擎着鼓板三絃笛子。在院裡伺候。秋香移步窗下。說聲一剪梅。外面笛應笛聲徐起。絳語微揚。鼓板一敲。只聽秋香唱道。

霧靄籠葱貼絳紗。花影窗紗。日映窗紗。迎門喜氣是誰家。春老儂家。春瘦兒家。
大家喝聲好。红豆道兩杯。於是斟了酒。癡珠向秋痕道。這一支是那一部的詞。秋香道。紫釵記議婚。只聽秋英唱道。

香夢回纔祖紅鶯。被重點檀唇胭脂膩。匆匆挽個拋家髻。這春愁怎替。那新詞且記。

大家也喝聲好。红豆道一杯。荷生道。曲唱得好。只是春字太少。我們沒得酒吃。红豆笑道。大家要多喝酒。我唱罷。痴珠歡喜。便喚跛脚。端把椅來。教红豆坐下。红豆背着臉。唱道。

他平白地為春傷。白平地為春傷。因春去的忙。後花園要把春愁漾。

癡珠喝聲好。劍秋道。要喝四杯呢。红豆起身斟酒。掌珠道。我唱下一支罷。唱道。

論娘行出人人觀望。步起須屏障。但如常着甚春傷。要甚春遊。你放春歸。怎把心兒放。荷生道好好。喝七杯。采秋道。如今彀你喝了。於是大家通喝七杯。秋痕讓點茶。癡珠道。我在閨子善家過冬行的令。是擊鼓傳花。也還鬧熱。如今要采秋想個雅的。隨人愛說者說。不說者講個詞曲梅字罷。小峯道。我儘怕采秋的令。你們偏要他來鬧。痴珠向采秋道。你儘管說采秋笑。道。你不怕繁難。我說兩個令。你們商量那個罷。一是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一是二物並稱。一奇一偶。荷生道。前一令還多些。後一令只有數件。留着想想。也覺有趣。癡珠。你吩咐他起鼓罷。秋痕早叫跛脚採枝梅花。遞給癡珠。吩咐院子裡起鼓。痴珠便將梅花給了荷生。教從他輪起。劍秋道。我們講了采秋的令。也還說句詞曲。纔有趣。只不要限定梅花。大家也依。這回是教坊們打的鼓。輕意遲速。有音有節。席上輪有三遍。花到秋英。鼓却住了。秋英喝了酒。說道。

雪意衝寒。開了白玉梅。

第二次從秋英起輪到荷生。恰恰七遍。鼓聲住了。荷生喝了酒。說道。我講個一字分兩字。三字合一韻罷。一束的虹字。大家想一想。道好。合席各賀一杯。花生說句詞曲。是伯勞東去燕西飛。第三次的花輪到劍秋。鼓聲停住。劍秋喝了酒。說道。我說個壽考繼祺的祺字。痴珠道。善頌善禱。

入門下馬。氣如虹。花生心緒黯然竟銷。吉語紛綸。撓稅一切。煩惱此番却自乾淨。

梅四十五
梅四十六
梅四十七

大家賀一杯荷生采秋皆喝双杯。荷生道：喝一鍾就是了，何必双杯？劍秋說的詞曲是進美酒全家天祿。第四次輪到秋香，鼓聲停住，秋香喝了酒，說道：

貢分白粉體體白極於古洞
因吟道天下甲焉未盡銷。豈

癡珠因吟道。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長漂漂。秋痕瞧過秋香一眼。采秋只喚起鼓。這是第五次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道。我說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伸字大家也贊好。各賀一杯。秋痕道。我詞曲是句拏住情根死不鬆。劍秋道。你不准人說這個字。怎的自說。該罰三杯。秋痕沒得說。癡珠替他講情。罰了一鍾。秋痕道。我還說個本分的。令是

單只待望著梅花把漫消

○正照四十回說的詞曲亦切情切景○采秋心痕是可感可喜○宜誦象服令人鬯

劍秋笑向秋痕道。你還渴麼。秋痕道。你又胡說。第六次又輪到荷生。荷生喝了酒說道。我如今講個一物。並稱一奇。一綢罷冠履。小岑道妙。大家也賀一杯。荷生說句詞曲。是去馬驚香。征輪遶月。第七次輪到采秋。采秋道。前一令我是禕衣禕字。後一令我說個釵環。大家俱拍案叫妙。各賀一杯。痴珠道。還有詞曲怎不說。采秋瞧着荷生道。順時自保千金體。言下慘然。荷生更覺難受。大家急將別話岔開了。第八次輪到小岑。小岑喝了酒道。我說個琴德。惜惜的情字何如。荷生道。好得狠。大家也賀一杯。說個詞曲。是北里重消一枕魂。第九次又輪到秋痕。秋痕喝了酒說道。我再說個焉得護草的謾字。說句調曲。是情一點燈頭結。本分令的是。怕不是梅卿柳卿。

第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箇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
人瞧着掌珠笑道你還等夏

莫我聞也
焚如之象

劍秋瞧着掌珠笑道你還等夏旒麼掌珠兩頰飛紅急得要哭癡珠向劍秋道你何苦提起這種人掌珠早借着吸水烟拭了眼淚纔行歸坐不想十一次又輪到掌珠只得又喝又酒說道我說個端子劍秋趕着喝好大家也齊聲贊好滿滿的各喝一杯掌珠瞧着秋痕道我說句詞曲是漏盡鐘鳴無人救秋痕接着道願在火炕中身早抽就嘆了一口氣荷生道講酒令怎的都講起心事來起鼓給痴珠說了收令罷這是十二次又輪到秋香喝了酒說道

只怕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

夢孤清梅花影熟梅時節

○梅五十四
○秋英抽身火坑矣
尋常日用亦是生情
指天誓日梅五十五
○收足悔不來

○梅五十六
而以墓門言之直引書游回四十四起回文字全於此會亦

繡像花月痕全傳

卷九

癡珠自是
花癡
月痕領
慷慨激昂
目是虹花
痴珠說
一○眼
○宗旨

劍秋急去看病，便先走了掌珠。秋香、秋英、荷生、癡珠，每人各賞了十兩銀也去了。荷生見秋痕筆硯放在北屋方案，就檢張紙寫一首詩向癡珠道：「以此誌謝癡珠念道：」
 香溫酒熟，峭寒天。畫燭雙燒照綺筵。檀板有情勞翠袖，萍根無定感華年。邊城笳鼓催殘臘，
 文字知交信。風緣却念故山歸，未得一回屈指一悽然。

念畢也檢一箋知道：

第一番風斜峭天，乘盤介壽合開筵。酒籌緩緩消殘夜，春日遲遲比大年。知已文章闊性命，當前花月證因緣。新巢滿志棲雙燕，我為低徊亦暢然。荷生采秋齊聲贊好，喝了茶然後同回愉園正是勝會既不常。佳人更難得，回首憶舊遊。殘燈黯無色，欲為心細。殘年欲盡，采秋急欲還家。秋痕家急欲攜雌，文章至此亦可謂水窮山盡矣。開首特筆書曰：明年戊午立春節氣，却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云。於是滿紙柳媚花柔，冰消雪霧，無復固陰逼寒氣象。大聖人之畫卦，剥者復之始，一陽所以生於冬至子半也。隨借秋心院一番酒令，急將春字勒住，不肯輕佔下文地步。然而又不可以虛衍也。於是乎有秋英。於是乎有十妓之踪跡，遙應前文，暗引後文。遂覺脫去恆蹊，別開生面。

荷生采秋之別，僅以一二語點出之，不即不離，恰得兩人神吻。

花月痕全書卷十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偕秋痕到愉園送行。見驪駒在門，荷生采秋依依惜別。兩人愴然不能久坐，便自告歸。是夕人家祀竈，遠近爆竹之聲不斷。不已，癡珠倚枕思家，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醻。終是悶悶不樂。秋痕因說道：「你前說要作鴉片嘆樂府，我昨日替你作篇序，你瞧用得用不得？」說著，便向案上檢出一紙遞給癡珠。癡珠接著念道：

聞諸父老，二十年前人說鴉片，即譁然詫異。邇來食者漸多，自南而北。凡有井水之處，求之即得。敗俗傾家，喪身罹法，其弊至於不忍言。而昏聳者習以為常，可為悼歎。尤異者，香閨少婦，綉閣雛姬，或亦間染此習。至青樓中人，十有八九，遂令粉黛半作骷髏。香花別成臭味，惟覺岸回頭，懸崖勒馬，非具有夙根，持以定力，不能跳出此魔障也。孽海茫茫，安得十萬恒河沙，為若輩湔腸滌胃耶？作鴉片嘆。

念畢說道：「很講得痛切。筆墨亦簡淨，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等我替你改。我是不止說這個，還有幾多時事，通要編成樂府哩。頭一題是黃麝漫，第二題是官兵來，第三題是胥吏尊，第四題是鈔幣弊，第五題是銅錢荒，第六題是羊頭爛，第七題是鴉片嘆，第八題是賣女哀。秋痕斟一杯酒，喝一半，留一半，遞給癡珠。」樂府我沒有做過，癡珠唱了酒，說道：「你沒有做過樂府？」那白香山新樂府三十章，你不讀過麼？香山的詩，老嫗能解，所以別的詩不好。樂府最妙，學他那樣出去，便是正體。秋痕又斟一杯酒，給癡珠喝一半，將剩的自己喝了，說道：「這個你也和我講過。」

眼目
八事俱是